

孙大圣外传

长江文艺出版社

李翔凌 著



13/K52/26

87
I247.5
2313

孙大圣外传

李翔凌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B

359.250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描写工业改革的长篇小说。具有孙悟空性格的浇筑队长孙大勋和一大批奋斗在水电大坝工地上的男女青年，表面上看去粗俗。油得很，但他们的内心，却充满了自尊，自爱 and 自重；他们表面上虽有许多不轨，实际上是不安于现状，勇于追求，锐意改革。

小说用自传体写成，在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方面，有许多独到之处。

孙大圣外传

李翔凌

•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发行

咸宁市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0.25印张 1插页221,000字

1986年10月第1版 1986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400

统一书号：10107·486 定价：1.60元

第一章

我那可怜的老娘做梦都在嚷媳妇！可是……唉，做儿子的难处她哪知道！

蒙几位老师傅拼命牵线拉网，我好不容易又跟个姑娘挂了钩。人是长得怪俏皮的，可单凭我一厢情愿屁中用！这不，头回见面就让人家给扔了。

是我长相不咋？有眼的人你瞧瞧，我“孙大圣”相貌是粗鲁一点，可总归没叫人看了恶心嘛！怪我心不诚？天晓得，为了这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约会，我昨晚紧张忙碌了半宵：奔百货商店买了双流线鞋，盯着老娘赶起了呢西服，合影用的自动相机借到了手……连讨好姑娘的水果零食我也没忘塞满一马桶包！原打算就这个星期天去拜访我那“老弟”——浇筑四分局副局长何劲，商量件要紧事，也往后挪了。团支书杨晚霞特别向我打招呼说团员青年今天要到陵园扫墓春游，对不起，我一早就骑“飞鸽”飞到了公园，老老实实恭候在桃红柳绿的九曲桥畔。

这次吹泡，就跟它妈以往的教训一个样，说来说去，人家就嫌我干的是个混凝土工！

“孙大勋，”开头，她的话还满中听，“听介绍人说，

你的政治表现、劳动态度、家庭出身都不错。就是脾气……”

呀，这可敲到了点子上！我的脾气确实有点爆，要是一上火，连天王老子也认不得。大伙儿喊我“孙大圣”，里头就有这层意思。兴许，她手里捏着我什么材料，我赶紧辩白：

“嗯，脾气是不怎么好，不过那天晚上，是三个流氓找我讨酒钱，还掏出了土铳。没法儿，只好给他们几拳几脚……没事，打听过了，三个都活着……”

“其实这也没什么。”她望我一笑，“多揍几拳才好哩！”

谢天谢地！我庆幸地舒了口气。哪晓得她话题突然一转，一脸红云消失，声调也变了味儿：“不过……怎么说呢？混凝土工。苦、脏、累……我姑妈、大姨都说这工种总有点不够理想。”

见她这么偏瞧混凝土工，我真有点耐不住性子。可是，唉……谁叫我这么急着找老婆？只好乞求她，开导她，我说那活儿平凡伟大，能筑起水电大坝，照亮万户千家……

“嘻嘻，”她比我能多了，接上我的话柄就出口成章：“就是照亮了人家，毁灭了自家！”

这……我白眼直翻，舌头半天绕不过弯来。

“事在人为啦。”她见我面红脖子粗的，一双大眼睛直盯着我说，“听说你跟何副局长不是一般关系，难道你就不兴去找找他？随便换个工种也比干混凝土工强……”

真会出馊点子！访访去，我“孙大圣”什么时候厚着脸皮求过人？算算算，当真为个老婆输了自己还要赔上祖宗吗……

往日我不过从劳动强度上感到混凝土工苦、累、脏，今天算是知道了它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照亮了人家，毁灭了自家！”那小妮总结得真有水平。要说这工种也实在窝囊透顶！瞧咱们分队那几个“老浇筑”，在大小水电工地滚了一辈子，到头来就是没能娶上老婆。队长吴婆婆快六十了，还是个光棍。就说我吧，这会儿是乔装打扮得够摩登的。要是在仓位里，穿起短裤头，光着黑背脊，脑袋上耸起顶柳条帽，脚底下统起双高腰水靴，满脸大汗，一身灰浆，手里掂着七十多斤重的震捣器，站在混凝土堆堆里捅捅捣捣时，你再看看，那是啥模样！下班后从高统套鞋里拖出一双臭脚板，莫说俏姑娘不敢跟我偎在一床被窝里，只怕猪八戒、沙和尚闻了也会躲得远远的。

.....

“妥了？”我还没进门，老娘就急着打听消息。

“妥啦！”

“那敢情好！得亏赶早煨了一沙罐汤。”老娘的鼻子眼儿笑成一堆：“女方啥时来？”

“我死了以后！”

她大概这才发现我气色不正，嘴巴打起颤来：“这回又……又……”“吹泡”两字没罗出口，鼻子眼泪倒先抛洒开了，“快翻山（三）的人了，还弄不上媳妇……”

噢，那媳妇是柜台里头的玩意儿，你想要，我就买来啦？这不是冲我横扯皮吗？我两眼一鼓：“结根！”车身就走。家里呆不住，又不想回队，正打算往“老弟”那里跑一趟，杨晚霞忽然找来了。

她一手抱着五颜六色的“橄榄枝”，一手抓住我的车把

子，故作愠怒：“看你，怎么搞的！老早就跟你讲了，团支部组织扫墓春游……”

我肚子里的气正没处消：“我不得闲！”

“你不去，那些窝在宿舍里下象棋、打老K的爷们都不去。”她跺着脚，“你看这……”

“没我天就塌啦？我真成孙猴子了吧？怪哉！要不，你挪到下个礼拜！”

她急了：“我一早就把团支部组织青年到烈士墓前进行传统教育的报道稿送到工地报社去了……”

“鬼叫你那样积极！”

二

“……啊？哈哈，小孙！”“老弟”何劲在他家门口栽培几棵莹绿的桔子树苗，见我驾到，镢头一撂，笑呵呵迎了上来，“穿这么阔，我差点认不出来罗！”

“你眼睛该没挪到额角上吧？”

“呃，哪里话！快请坐，客厅坐……”

我这位“老弟”虽然有些岁数，但额角上没多少皱纹，半秃顶的白丝子也不多。由于书记还没配备，局长不久前又与世长辞了，在分局副书记、副局长当中，数他最康泰、活跃，所以基本上算个一把手。咱俩的称呼是倒着来的，我呼他“老弟”，他称我“仁兄”。绝对不是我孙大圣横蛮无理，肆意犯上，恰恰相反，这里头掺和着咱俩的深厚交情。说起来话长。那年何劲下到浇筑队，边劳动边改造，滋味真够他受的。他白天跟着咱大伙平仓、震捣，晚上还要接受批判、斗争，坐土飞机。更可恼的事，一帮家伙拿他当猴耍，

有事没事指着他的鼻子尖就是一顿奚落、辱骂、训斥。“不让人活啦？”我实在看不过眼，对何劲说：“我是你的班头，我上班你上班，我下班你下班，你就天天跟在我屁股后头，哪个再找你的麻烦，有我！”别看我当时人物小小的，嗨，威风却是大大的！我无帮无派，别的本事没有，就是拳头不长眼睛，惹火了，管你是谁，拼！那世道就是这样，你软他欺，你硬，他反而怯你三分。赖子怕蛮子——我就认这个理。当时，何劲在我的帮助、照顾下，确实幸免了不少劫难。他把我当作最可靠的保护人，感激不尽，整天称我“仁兄”。我呢？也稀里糊涂地喊他“老弟”——这几乎成了我难改的习惯。

“老弟，”我一屁股坐在沙发上，二郎腿玩味地上下弹了弹，“你的苦真熬到头啦！”旋即将鼓鼓囊囊的马桶包往玻璃茶几上一摊，“一袋子水果，吃吧老弟，今日我倒请你一顿。”

“不容易呀，是不容易呀。”他慨叹不已，“想起那阵子，我还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好哩！哈哈……”

我正想瞅这东风说明来意，没料他突然换了个话题：“小孙哪，往后可不兴再一口一声‘老弟’哟，嗯？嘿嘿，尤其在人多的地方！”

哦？原来这样！怪不得他今天没称我“仁兄”。我有些恼火，偏要这么喊：“老弟！”

“嗯，嗯——？”见我面相不好看，他笑了，“嘿嘿，你呀，真是个大圣！”递上茶杯，随和地从我马桶包里摸出个顶大的苹果，一副关心的样子，“轻易不来，有什么难事需要我出面帮忙？”

“我是讨债来的。”

“啊？债？”他眼泡子一下鼓得老大，削苹果的刀子骤然不动了，“什么债？！”

贵人多忘事！那年头他在咱们队“劳改”，尝了点混凝土的苦味，总算说了句良心话：“这工种确实笨重，落后、辛苦……”还向我推心置腹地说：“有朝一日我能再干那一行，我一定亲自动手，给你们搞一项技术革新，减轻大家的劳动强度，改变这个工种的性质，上升它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他果然等到这“有朝一日”了，可是为我们这些“苦浇筑”描绘的蓝图还是个空中楼阁。

“噢噢？”他到底想起来了，“你这个大圣，说话也学着兜圈子！”他先是笑，接下来是叹气，再接下来竟向我诉起苦来：“唉……怎么说呢？这项革新我想过好多回了，可是谈何容易哟……学习、讨论、听汇报，每天的时间挤得满满的，简直紧张得打屁的时间都没有。唉……”

“这么说要是‘四人帮’不倒台就好了！”

“嗯？”他吃惊地鼓起眼泡，“你怎么这样说？！”

“那样你就可以轻轻松松地干半辈子混凝土工呀？”

“小孙哪，这可是属于重大政治问题呀……你们的处境我是知道的，也很同情。浇筑队过去是我避难的地方，现在又是我抓的点，对你们的事我会不关心吗？虽然没去过，但我多次给杨晚霞打过招呼，叫她好好协助老吴，改变生产面貌，改变精神面貌。说明我没忘记你们嘛。那项技术革新还是要搞的，但要慢慢来，总不可能一口吃个胖子吧？至于你的处境问题，放心，都包在我身上，再熬一段，给你换个工种！嗯？可以了吧？”

他把我看成什么人了！我暴怒地跳起来，提起马桶包：

“何副局长，咱们今天才算是互相认得了！”

何劲怵惶撵出门，冲着我直叫唤：“小孙！小孙！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嘛！”

晚了！我早蹬上了自行车。心里别提多难受，断绝这关系，比被那小妮扔了还惨！

三

我孙大圣可不是那号没点自知之明，想吃天鹅肉的角色。我是想，人家把宇宙飞船、机器人都弄出来了，难道我连个小改小革也奈它不何？好孬还是个高中生哩！在何劲家放了起身炮后，我一回队就把同寝室的马大拐赶走了，独个霸占了房间。每天摆弄完了铁头子，又摆弄起笔头子来。没有女人的爱，我就在这上头寻找乐趣。不料就在我硬着头皮设计一种组合震捣机构的当儿，一件有可能使我的前途和命运发生巨大变化的事情突然发生了。

这天晚上，全队开大会，推荐一名青年上技校学开汽车。一权二盘三营业员——一些人把耍方向盘子排上二块牌，混凝土工更是把它看成是令人垂涎三尺的肥缺。咱可不会乱说那工种油水重，但俏姑娘朝耍盘小子猛招手的事确实见得多了！以前凡属这号美差，大伙儿连上调卡片都没晃见，人早被点招跑了，连吴婆婆也弄不清队上怎么忽然少了个兵。话说白了没意思，调走的人多少跟头们有点什么关系。为这事，我曾冲吴婆婆发过好几回火。现在要搞民主推荐，好！

人刚刚填满会议室，话本来就不多的吴婆婆这回连开场白都免了：

“上头要个学开汽车的青年，现在大伙推荐，要挑表现

最好的。”

大约分把钟光景，老光棍赵排长开了头炮：“要说表现好的那还有谁？大圣哪！”

接着会议室里一阵轰响：“同意！”

“我也赞成！”打坐在台前的吴婆婆快乐地一笑，上调卡朝我一抖，“大圣，该你走哪！”

这福音真可把我喜疯！可是，就在我挤出人堆，双手捧过卡片的一刹那，兴奋过头的心情陡然低落下来。由于自己脾气暴躁，平时跟大伙一块儿干活，总免不了一些磨擦。可是，大伙儿不但没计较我性子烈，反而在心目中总把我放在第一位。此时，我才意识到自己是个感情动物。我觉得那一张张黝黑的面孔，一双双长期缺少睡眠而变得惺忪浮肿的眼睛，和那些个被柳盔搓揉得松松蓬蓬的脑袋，是那么朴实可亲。他们的心胸是多么纯良而开阔！难道我真要离开他们？我为什么要离开他们呢？那帮青年哥儿会不会说：“噢？平时你挥拳动腿逼着我们老实干，今天一有空子，你也急着开溜哇！”还有，我立志攻克的那项革新，就这样收摊了？好一个“孙大圣”——我怎么这样糊涂、自私！一阵痛心的懊悔与责备过后，我把上调卡使劲朝台子上一拍：“我不走了。谁想走？！”声音大得使那个耳朵不太管用的老骨头慌慌张张地左顾右盼起来：“大圣在问‘谁想走’？”

会议室里哑了半天。脖子一直伸得老长的马大拐，耸起肩膀挪到台前，拿起卡片一阵狠瞅，又小丑似的往空中一晃荡：“肥缺！谁走哇？！”这小子明知没他的份儿，却装得落落大方。

“大圣不走我也赞成。”吴婆婆不勉强我，“头好的不走该

第二好的。反正把最好的往外挑！”

全队青年能排上第二号的怕是要数杨晚霞。她是团支书，平时自然要做出些表率，加上嘴巴又甜，人缘当然不错。所有青年数她思想境界最高。“混凝土工平凡伟大，革命青年要安心干一辈子”的高调就是她唱出来的。有人暗地说她八面玲珑，上通下达，是个有来头的人物，在浇筑队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她想走，那不成！我飞快地瞟了稳如泰山的杨晚霞一眼，劈手从马大拐那里夺过上调卡，哗的一声撕成几片：

“干脆，要苦大伙儿苦在一堆！”

马大拐巴不得人人跟着他一块儿“坐蜡”，跳起脚来拥护：“高！高！这叫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平时大家苦在一个队，朝夕相处，互相之间有了感情，现在要走的走的留的留，实在不好，大多数人都同意我这么干。吴婆婆照旧“赞成”。当队长的思想路人皆知：表现差的别想走，表现好的走不得！所以好端端一块肥缺让我给砸了，大伙儿不但没意见，反而弄成个皆大欢喜。

散会后，吴婆婆找我单独谈话。他把我拉进他的房间，特地沏了杯龙井。

“好！干得好！跟你老子当年一个样——有骨气！今日，我算真服你了。”他卷着黑黄的叶子烟，话题忽然转了舵：

“接我的班——来当队长！”

我放声一笑：“让我将来也变婆婆？”

“照理说呢，我还该凑合两年，可是不行呀，老罗！”他念的却是一本正经，“这两年，支书一直在疗养院休病，凭心而论，全队的担子说是我挑，不如说是你在挑……”

这话虽把我捧过头了点，但我也确实凭感情、义气、良心帮了他不少忙。别看眼下队里风平浪静，前几年却是四分局有名的“开锅粥”，月月完不成浇筑任务，问题却成了堆儿。说起来又要归结到那个窝囊工种上。全队百十号人，一大半是青年哥哥。这帮哥儿个个被工种不好、难得搞对象弄得毛躁躁的。吊儿郎当、扯皮拉筋、惹事生非的现象成了家常便饭。有些个事靠说理硬是行不通。我横着跟那帮赖子胡来了几个招数，反而胜过吴婆婆、杨晚霞磨破嘴皮子。记得是七四年春头的一个下午，我们正跟邻队闹竞赛。当时料罐象流星，从老高老高的塔吊上一罐接着一罐地朝下猛落，仓位里别提多紧张。平仓的忙得不能抬头，震捣的个个被大汗泡得象水猴子。正咬劲的火口上，在公安局都很有名气的马大拐忽然发毛了。他挑子一撂，一屁股坐在柳盔上破口大骂起来：“吃人饭干牛活，老子不干了！”吴婆婆说他几句，他还强词夺理。我一直在操两枚震捣器，正巴望有人来接杀一阵。见他这么捣蛋、败气，我不由火冒三丈：“你他妈大票子一月捞一大把，整天不想干活，脸是屁股皮绷的！”马大拐激怒了，两眼一愣，“你算老几？”“你到底干不干？！”我是个不怕鬼，他也是个鬼不怕：“姓孙的，要是真跟我过意不去，咱俩摔摔！摔赢了，我一帮弟兄都捧你个拐子，输了……哼！”下班后，这小子真要缠我干一架。我又气又恼，指指大楼前的一块草坪：“到那去！”场子一牵开，周围几栋大楼的工人一家伙把我们圈了个水泄不通。马大拐衣服一扒，露出一身犟肉，杀气腾腾：“丢、拔、摔、打，挑哪？”我不由一声冷笑：“就你熟路！”话没说完，他一个饿狼扑食就上来了。“去你妈的！”我身子一闪，脚下使绊，一个顺手

牵羊把他摔了个嘴啃泥。场子上一阵喝彩。我却故意说：“不算不算，是他自个失足了。”马大拐一连输了三跤，象只受了伤的老虎，大有吃掉我之势。趁他虎步进逼的当儿，我有意朝后一倒，顺势勾起右脚顶住他的小腹，两臂用力，一个“挑滑车”硬把他挑出一丈多远。“这回也不算，”我又去挟他，“再来！你的招数没使嘛。”马大拐狼狈地爬起来，尴尬地一笑：“大圣哥，何必呢？服你就完了呗。”别小看这场跤，我不但收服了马大拐，连他一帮弟兄也统统让我接管了。我指东，他们不敢往西，吴婆婆仗我的威风，成了他们的“太上皇”……

“你有文化，有能力，能制住人，干活卖力，有浇筑经验，还能为大伙的劳苦操操心——动脑子搞搞革新什么的。队上老少全服你。今晚的推荐会，对你来说算得民意测验。我琢磨，支部一提名，你当选队长满有希望。”吴婆婆显得格外庄重、严肃，深邃的眼睛充满着期望与信赖。我却半天答不上话来。据说，他先前也是个五大三粗的壮汉，吼一声地动山摇。由于长期的摔打，工地生活的煎熬，他的肌肉松软，身架佝偻了。他没有家庭的温暖，脸上的皱纹却在逐年增加。看，连长相也变得象个婆婆。他津津有味地吸着自制的“黑老虎”，眯缝起双眼，象猜透了我的心事：

“混凝土工是个辛苦行当，干队长更是个吃苦的差事。我想，你连汽车都不愿去开，大概还是有点自我牺牲精神的。跟你说实话，”他磕磕烟灰，瘦尖脸忽然涨红了，“一听说我想辞职，何劲就想插手任命某某来顶我这个位子！我不干，眼下兴民主选举。这队长虽不是好差，我还不肯随便让位呢。”

四

这一军还真把我将闷了。“当不当呢？”回到寝室，绘图设计什么的我都懒得搞了，郑重其事地考虑起这个举足轻重的问题来。牺牲点个人利益倒算不了一码事，带不好这个班那真不是闹着玩的……春天的月夜是清凉湿润的，我却感到房间里的空气燥得人心里发闷发慌，而且：

“哪里冒来一股臭味？”我翻身下床——呀！墙跟那脸盆脏货把水都泡黑了。跑过去拈起只袜子，送到鼻子底下一闻：“咦——妈吔，才泡半个月就这么臭！”

“大圣！”该死的杨晚霞突然闯了进来。

我慌忙抓起顶柳条帽朝脸盆上一扣，一屁股坐了上去。不愿意她在这里多逗留，我下驱逐令说：“你……没事吧？”

“‘喇叭’反映说你三个月没缴团费，想退团呀？”

“芝麻大点事。你给垫上不就得啦？”

“那可不行，这是对团组织的态度问题。”

妈妈吔！还这么严重。我不敢怠慢，忙跑到枕头底下去摸皮夹子。等我清好几张角票转过身来，她不但揭开了柳盔下的秘密，而且在动手搓洗。我又难堪又慌乱：“哎哎！我自个……”

“没关系，十分钟就能解决问题。”她笑着拦住我，“团费你直接交给‘喇叭’。以后可不兴再要人督促。”我瞅着她不知如何动作才好。

马大拐背地里评价杨晚霞是咱们队上的“花王”。说她的眼睛大，眉毛弯，鼻梁高，嘴巴小，连辫子也扎得惹人的

眼睛。我也觉得她脸蛋耐看，腰肢活泛。她不但有张讨人喜欢的脸，还有张能说会道的嘴。有人说她性情开通，心路宽，能耐大。有人又说她油嘴滑舌，同上上下下关系好，象个交际花。褒贬不一。在我看来，她泼辣大方，会联系群众还是不可否认的。这不，臭袜子也给洗嘛。

“老盯着我干什么？”她边打肥皂边问我，“老队长跟你交底了吧？”

我搔搔乱蓬蓬的脑袋：“你都知道哪？”

“就算是吧。先说说看，你觉得你能不能胜任。”

我咬咬牙，说：“我能！”

“不见得吧。”

“啊？”看她不象开玩笑，“为什么？”

“你优点很多，但缺点也很多。”她神情坦然，语气直率，“最突出的是政治水平低，缺乏耐心细致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脾气又暴，干什么都想凭武力解决。这是带不好队的。”

好！痛快！我可不是护犊子的人，连忙蹲到她对面：“依你看谁合适呢？”

她顿了顿，抿嘴一笑：“何副局长想提我的名哩。”

嗨，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我心里折腾半天不敢揭榜，她倒雄心勃勃地争起那把交椅来！我蹦起来两手一叉，故意地瞅着她：“先说说，你上台后，想把咱们队带成啥模样？”

她腾手掏出一打材料纸：“都在这上头。”

想得真周到！竞选演说稿都准备妥了。我迫不及待地浏览起来。她说她上台后，一要组织个坚强的领导班子；二要

整顿好队伍作风；三要用经济手段管理生产；四要月月超生产指标，月月拿超产奖、质量安全奖；五要组织力量搞技术革新，提高工作效率，减轻劳动强度，改变工种性质……“行哪！”我兴奋地一声大叫，“到时候我举两个手赞成！”

“光你举两个手就行了？”她嫣然一笑，把处理好的一脸盆脏货搁到架子上：“呆会儿你自己去清吧。”走过去轻轻掩上门，这才说，“你还得帮忙。”

“帮忙？”我脑子一时转不过弯来，“帮啥忙？”

“你的群众基础到底比我厚实。要是上头任命还差不多。若是投票，我能上吗？”

我皱皱眉头：“那……”

“所以，我才特地来找你。”她把“特地”两字说得很重，神态也变得十分庄重、严肃，“想请你在群众当中帮我做做这方面的思想工作。”

噢？原来是这么回事！我终于明白了她的意思。这是义不容辞的。我觉得她这个漂亮、能干的姑娘能安心干混凝土工就不简单，想当这样的队长更是好事。我云天雾地的拍了胸：

“好说，都包在我老孙身上！”

——这次“密谋策划”，我一点风也没给吴婆婆透，暗地里帮杨晚霞猛拉了一阵选票。选举那天，吴婆婆的开场白一讲完，杨晚霞就按“战略部署”第一个蹦上了台，慷慨激昂地一气宣讲完了她的竞选书。我紧密配合，接着跳出来冲大伙一吼：“投票麻烦，举手算啦！她当队长我同意！”基层选举就那么回事，大伙一呼啦，手臂朝上一竖——成了！吴婆婆没提防这个突然袭击，望着林立的手臂直眨眼睛。最后